

Sanmao Zuopinji

三毛作品集

万水千山走遍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44.62
5417-8
+357-8

8

三毛作品集
Sanmao Zuopinji

WANSHI QI ANSHAN ZOUBI AN
万水千山走遍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水千山走遍/三毛著. - 广州:广东旅游出版社, 1996.10

(三毛作品集;8)

ISBN 7-80521-737-8

I. 万… II. 三… III. 散文-中国-现代
IV. I267

声明

三毛作品(共18种)已由三毛的著作权代理人委托广东旅游出版社在大陆独家出版。任何侵权行为本社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(请认明防伪标志)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510600)

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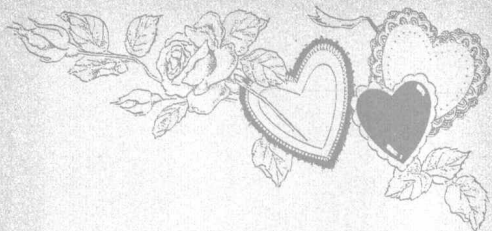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 6.75印张 118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10.50元



谨把此书献给
所有热爱三毛的朋友



三毛作品集

- 1、撒哈拉的故事
- 2、雨季不再来
- 3、稻草人手记
- 4、哭泣的骆驼
- 5、温柔的夜
- 6、背影
- 7、梦里花落知多少
- 8、万水千山走遍
- 9、送你一匹马
- 10、倾城
- 11、谈心
- 12、随想
- 13、我的宝贝
- 14、闹学记
- 15、滚滚红尘
- 16、亲爱的三毛
- 17、我的快乐天堂
- 18、高原的百合花



目 录

墨西哥纪行

- 大蜥蜴之夜…………… (3)
街头巷尾 …………… (20)

洪都拉斯纪行

- 青鸟不到的地方 …………… (37)

哥斯达黎加纪行

- 中美洲的花园 …………… (55)

巴拿马纪行

- 美妮表妹 …………… (69)

哥伦比亚纪行

-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…………… (79)
附记：一封给邓念慈神父的信 …………… (90)

厄瓜多尔纪行

- 药师的孙女——前世 …………… (95)
银湖之滨——今生…………… (106)

秘鲁纪行

- 索诺奇——雨原之一…………… (129)
- 夜戏——雨原之二…………… (146)
- 迷城——雨原之三…………… (162)
- 逃水——雨原之四…………… (179)

附录

- 飞越纳斯加之线 …………… 米夏 (201)
- 三毛一生大事记…………… (210)

墨西哥纪行



大蜥蜴之夜



当飞机降落在墨西哥首都的机场时，我的体力已经透支得几乎无法举步。长长的旅程，别人睡觉，我一直在看书。

眼看全机的人都慢慢的走了，还让自己绑在安全带上。窗外的机场灯火通明，是夜间了。

助理米夏已经背着他的东西在通道边等着了。经过他，没有气力说话，点了一点头，然后领先出去了。

我的朋友约根，在关口里面迎接，向我高举着手臂。我走近他，先把厚外套递过去，然后双臂环向他拥抱了一下。他说：“欢迎来墨西哥！”我说：“久等了，谢谢你！”

这是今年第四次见到他，未免太多了些。

米夏随后来了，做了个介绍的手式，两人同时喊

出了彼此的名字，友爱的握握手，他们尚在寒暄，我已先走了。

出关没有排队也没有查行李。并不想做特殊分子，可是约根又怎么舍得不使用他的外交特别派司？这一点，我是太清楚他的为人了。

毕竟认识也有十四年了，他没有改过。

“旅馆订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先上车再说吧！”含糊糊的回答。

这么说，就知道没有什么旅馆，台北两次长途电话算是白打了。

在那辆全新豪华的深色轿车面前，他抱歉的说：“司机下班了，可是管家是全天在的，你来这儿不会不方便。”

“住你家吗？谁答应的？”改用米夏听不懂的语言，口气便是不太好了。

“要搬明天再说好吗？米夏也有他的房间和浴室。你是自由的，再说，我那一区高级又安静。”

我不再说什么，跨进了车子。

“喂！他很真诚啊！你做什么一下飞机就给人家脸色看？”米夏在后座用中文说。

我不理他，望着窗外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出神，心里不知怎么重沉沉的。

“我们这个语文？”约根一边开车一边问。

“英文好罗，说米夏的话。”

说是那么说，看见旁边停了一辆车，车里的小胡子微笑着张望我，我仍是忍不住大喊出了第一句西班牙文——“晚安啊！我的朋友——”

这种令约根痛恨的行径偏偏是我最爱做的，他脸上一阵不自在，我的疲倦却因此一扫而空了。

车子停在一条林荫大道边，门房殷勤的上来接车，我们不必自己倒车入库，提着简单的行李向豪华的黄铜柱子的电梯走去。

约根的公寓，他在墨西哥才安置了半年的家，竟然美丽雅致高贵得有若一座博物馆，森林也似的盆栽，在古典气氛的大厅里，散发着说不出的宁静与华美。

米夏分配到的睡房，本是约根的乐器收藏室，里面从纸卷带的手摇古老钢琴、音乐匣、风琴，到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古古怪怪可以发声音的东西，都挂在墙上。

我被引着往里面走，穿过一道中国镶玉大屏风，经过主卧室的门外，一转弯，一个客房藏着，四周全是壁柜，那儿，一张床，床上一大块什么动物的软毛皮做成的床罩静静的等着我。

“为什么把我安置在这里？我要米夏那间！”

我将东西一丢，喊了起来。

“别吵！嘘——好吗？”约根哀求似的说。

心里一阵厌烦涌上来，本想好好对待他的，没有

想到见了面仍是连礼貌都不周全，也恨死自己了。世上敢向他大喊的，大概也只有我这种不卖帐的人。

“去小客厅休息一下吗？”约根问。

我脱了靴子，穿着白袜子往外走，在小客厅里，碰到了穿着粉红色制服，围条白围裙的墨西哥管家。

“啊！您就是苏珊娜，电话里早已认识了呀！”

我上去握住她的手，友爱的说着。

她相当拘谨，微屈了一下右脚，说：“请您吩咐——”

约根看见我对待管家不够矜持，显然又是紧张，赶快将苏珊娜支开了。

我坐下来，接了一杯威士忌，米夏突然举杯说：“为这艺术而舒适的豪华之家——”

对于这幢公寓的格调和气派，米夏毫不掩饰他全然的沉醉、迷惑、欣赏与崇拜。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，公平的说，这房子毕竟是少见的有风格和脱俗。而米夏的惊叹却使我在约根的面前有些气短和不乐。

“阿平，请你听我一次话，他这样有水准，你——”米夏忍不住用中文讲起话来。

我假装没有听见，沉默着。正是大梦初醒的人，难道还不明白什么叫做盖世英雄难免无常，荣华富贵犹如春梦吗？

古老木雕的大茶几上放着我的几本书，约根忙着

放“橄榄树”给我们听。这些东西不知他哪里搞来的，也算做是今夜的布景之一吧，不知我最厌看的就是它们。

波斯地毯，阿拉伯长刀，中国锦绣，印度佛像，十八世纪的老画，现代雕塑，中古时代的盔甲，锡做的烛台，银盘，铜壶——没有一样不是精心挑选收集。

“收藏已经不得了啦！”我说，衷心的叹了口气。

“还差一样——你猜是什么？”他笑看着我，眼光中那份收藏家的贪心也掩饰不住了。

刚刚开始对他微笑的脸，又刷一下变了样子。

我叹了口气，坐在地毯上反手揉着自己的背，右肩酸痛难当，心里一直在对自己说：“我试了，试了又试！再没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，住两日便搬出去吧！”

约根走去打电话，听见他又叫朋友们过来。每一次相聚，他总是迫不及待的拿我显炫给朋友们看，好似一件物品似的展览着。

米夏紧张的用中文小声说：“喂！他很好，你不要又泄气，再试一次嘛！”

我走开去，将那条苍苍茫茫的“橄榄树”拍一下关掉，只是不语。

旅程的第一站还没有进入情况，难缠的事情就在墨西哥等着。这样的事，几天内一定要解决掉。同情心用在此地是没有价值的。

门铃响了，来了约根的同胞，他们非常有文化，手中捧着整整齐齐的十几本书和打字资料，仔细而又友爱的交给我——全是墨西哥的历史和地理，还有艺术。

我们一同谈了快三小时，其实这些上古和马雅文化，在当年上马德里大学时，早已考过了，并没有完全忘记。为了礼貌，我一直忍耐着听了又听——那些僵死的东西啊！

他们不讲有生命的活人，不谈墨西哥的衣食住行，不说街头巷尾，只有书籍上所说的史料和文化。而我的距离和他们是那么的遥远，这些东西，不是我此行的目的——我是来活一场的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米夏是我的助理，这些书籍请他慢慢看。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飞行，我想休息了！”

与大家握握手，道了晚安，便走了。

米夏，正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的年龄，新的环境与全然不同的人仍然使他新鲜而兴奋。留下他继续做听众，我，无法再支持下去。

寂静的午夜，我从黑暗中惊醒，月光直直的由大玻璃窗外照进来。床对面的书架上，一排排各国元首的签名照片静静的排列着，每张照片旁边，插着代表元首那国的小旗子。

我怔怔的与那些伟大人物照片对峙着，想到自己行李里带来的那个小相框，心里无由的觉着没有人能

解的苍凉和孤单。

墨西哥的第一个夜晚，便是如此张大着眼睛什么都想又什么都不想的度过了。

早晨七点钟，我用大毛巾包着湿头发，与约根坐在插着鲜花、阳光普照的餐厅里。

苏珊娜开出了丰丰富富而又规规矩矩的早餐，电影似的不真实——布景太美了。

“不必等米夏，吃了好上班。”我给约根咖啡，又给了他一粒维他命。

“是这样的，此地计程车可以坐，公共车对你太挤。一般的水不可以喝，街上剥好的水果绝对不要买，低于消费额五十美金的餐馆吃了可能坏肚子，路上不要随便跟男人讲话。低级的地区不要去，照相机藏在皮包里最好，当心人家抢劫——”

“城太大了，我想坐地下车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——”约根叫了起来：“他们强暴女性，就在车厢里。”

“白天？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里？”

“报上说的。”

“好，你说说，我来墨西哥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呀！今天早晨给自己去买双高跟鞋，这星期陪我参加宴会，六张请帖在桌上，有你的名字——”

我忍住脾气，慢慢涂一块吐司面包，不说一句伤

人的话。那份虫噬的空茫，又一次细细碎碎的爬上了心头。

约根上班之前先借了我几千披索，昨日下午没来得及去换钱。这种地方他是周到细心的。

推开米夏的房间张望，他还睡得像一块木条，没有心事的大孩子，这一路能分担什么？

为什么那么不快乐？右肩的剧痛，也是自己不肯放松而弄出来的吧！

苏珊娜守礼而本分，她默默的收桌子，微笑着，不问她话，她不主动的说。

“来，苏珊娜，这里是三千披索，虽说先生管你伙食费，我们也只在这儿吃早餐，可是总是麻烦您，请先拿下了，走的时候另外再送你，谢谢了！”

对于这些事情，总觉得是丰丰富富的先做君子比较好办事，虽说先给是不礼貌的，可是，这世界上，给钱总不是坏事。

苏珊娜非常欢喜的收下了。这样大家快乐。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照他那么讲，这不能做，那又不能做？”

米夏起床吃早餐时我们谈起约根口中所说的墨西哥。

“低于五十美金一顿的饭不能吃？他土包子，我们真听他的？”我笑了。